元豐類稿/卷三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元豐類稿
卷三十・劄子六首

►

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

臣聞基厚者勢崇，力大者任重，故功德之殊，垂光錫祚，舄奕繁衍，久而彌昌者，蓋天人之理，必至之符。然生民以來，能濟登茲者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夫禹之績大矣，而其孫太康，乃墜厥緒。湯之烈盛矣，而其孫太甲，既立不明。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，而大統未集，武王、成王始收太平之功，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，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，暨於幽厲，陵夷盡矣。及秦，以累世之智並天下，然二世而亡。漢定其亂，而諸呂七國之禍，相尋以起，建武中興，然衝質以後，世故多矣。魏之患，天下為三。晉、宋之患，天下為南北。隋文始一海內，然傳子而失。唐之治在於貞觀、開元之際，而女禍世出，天寶以還，綱紀微矣。至於五代，蓋五十有六年，而更八姓，十有四君，其廢興之故甚矣。

宋興，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，致更生，兵不再試，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，生致闕下，九州來同，復禹之跡。內輯師旅，而齊以節制；外卑藩服，而納以繩墨。所以安百姓，禦四夷，綱理萬事之具，雖創始經營，而彌綸已悉。莫貴於為天子，莫富於有天下。而舍子傳弟，為萬世策，造邦受命之勤，為帝太祖，功未有高焉者也。

太宗皇帝遹求厥寧，既定晉疆，錢俶自歸，作則垂憲，克紹克類，保世靖民，丕丕之烈，為帝太宗，德未有高焉者也。

真宗皇帝繼統遵業，以涵煦生養，蕃息齊民，以並容遍覆，擾服異類。蓋自天寶之末，宇內板蕩，及真人出，天下平，而西北之虜，猶閑人窺邊，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，契丹始講和好，德明亦受約束，而天下銷鋒灌燧，無雞鳴犬吠之驚〈一作警，〉以迄於今。故於是時，遂封泰山，禪社首，薦告功德，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，所以為帝真宗。

仁宗皇帝寬仁慈恕，虛心納諫，慎注措，謹規矩，早朝晏退，無一日之懈。在位日久，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，選用政事之臣，委任責成。然公聽並觀，以周知其情偽，其用舍之際，一稽於眾，故任事者亦皆警懼，否輒罷免，世以謂得馭臣之體。春秋未高，援立有德，傳付惟允，故傳天下之日，不陳一兵，不宿一士，以戒非常，而上下晏然，殆古所未有。其豈弟之行，足以附眾者，非家施而人悅之也。積之以誠心，民皆有父之尊，有母之親，故棄群臣之日，天下聞之，路祭巷哭，人人感動歔欷。其得人之深，未有知其所由然者，故皇祖之廟，為帝仁宗。

英宗皇帝聰明睿知，言動以禮，上帝眷相，大命所集，而稱疾遜避，至於累月。自踐東朝，淵默恭慎，無所言議施為，而天下傳頌稱說，德號彰聞。及正南面，勤勞庶政，每延見三事，省決萬機，必咨詢舊章，考求古義，聞者惕然，皆知其志在有為。雖早遺天下，成功盛烈，未及宣究，而明識大略，足以克配前人之休，故皇考之廟，為帝英宗。

陛下神聖文武，可謂有不世出之姿；仁孝恭儉，可謂有君人之大德。憫自晚周、秦漢以來，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，其政治所出，大抵踵襲卑近，因於世俗而已。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，修列先王法度之政，為其任在己，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。變易因循，號令必信，使海內觀聽，莫不奮起，歔下遵職，以後為羞，可謂有能行之效。今斟酌損益，革弊興壞，製作法度之事，日以大備，非因陋就寡，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。繼一祖四宗之緒，推而大之，可謂至矣。

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，刑與賦役之政暴也。宋興以來，所用者鞭樸之刑，然猶詳審反復，至於緩故縱之誅，重誤入之辟，蓋未嘗用一暴刑也；田或二十而稅一，然歲時省察，數議寬減之宜，下蠲除之令，蓋未嘗加一暴賦也；民或老死不知力政，然猶憂憐惻怛，常謹復除之科，急擅興之禁，蓋未常興一暴役也。所以附民者如此。前世或失其操柄者，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，或在於近習，或在於大臣。宋興以來，戚裏宦臣，曰將曰相，未嘗得以擅事也。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。而況輯師旅於內，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；卑藩服於外，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。其自處之勢如此。至於畏天事神，仁民愛物之際，

未嘗有須臾懈也。其憂勞者又如此。蓋不能附其民，而至於失其操柄，又怠且忽，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。民附於下，操柄謹於上，處勢甚便，而加之以憂勞，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。故人主之尊，意諭色授，而六服震動；言傳號渙，而萬里奔走。山窟窟穴之氓，不待期會，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，惟恐在後；航浮索引之國，非有發召，而簞齎橐負以致其贄者，惟恐不及。西北之戎，投弓縱馬，相與袨服而戲豫；東南之夷，正冠束衽，相與挾冊而吟誦。至於六府順敘，百嘉畢遂，凡在天地之內，含氣之屬，皆裕如也。蓋遠莫懿於三代，近莫盛於漢唐，然或四三世，或一二世，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，豈有若今五世六聖，百有二十餘年，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，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，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。臣故曰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
竊觀於《詩》，其在《風》《雅》，陳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致王跡之所由，與武王之所以繼代，而成王之興，則美有《假樂》《皇》，戒有《公劉》《泂酌》。其所言者，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，師旅祭祀飲屍受福，委曲之常務。至於《兔罝》之武夫，行修於隱，牛羊之牧人，愛及微物，無不稱紀。所以論功德者，由小以及大，其詳如此。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，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，非徒薦告鬼神、覺寤黎庶而已也。《書》稱勸之以《九歌》俾勿壞，蓋歌其善者，所以興其向慕興起之意，防其怠廢難久之情，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。其於勸帝者之功美，昭法戒於將來，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，垂為世教也。

今大宋祖宗，興造功業，猶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。陛下承之以德，猶武王、成王。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，列之簡冊，被之金石，以通神明，昭法式者，闕而不圖，此學士大夫之過也。蓋周之德盛於文武，而《雅》《頌》之作皆在成王之世。今以時考之，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。臣誠不自揆，輒冒言其大體。至於尋類取稱，本隱以之顯，使莫不究悉，則今文學之臣，充於列位，惟陛下之所使。至若周之積仁累善，至成王、周公為最盛之時，而《泂酌》言皇天親有德、饗有道，所以為成王之戒。蓋履極盛之勢，而動之以戒懼者，明之至，智之盡也。如此者，非周獨然，唐虞至治之極也，其君臣相飭曰：「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。」則處至治之極，而保之以祗慎，唐虞之所同也。今陛下履祖宗之基，廣太平之祚，而世世治安，三代所不及，則宋興以來，全盛之時實在今日。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、饗有道之意，而奉之以寅畏，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，而處之以兢兢，使休光美實，日新歲益，閎遠崇侈，循之無窮，至千萬世永有法則，此陛下之素所蓄積。臣愚區區愛君之心，誠不自揆，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，惟陛下之所擇。

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

臣伏以陛下本原《周禮》，參之以有唐《六典》之書，考諸當世之宜，裁以聖慮，更定官制，以幸天下。臣誠不自揆，欲少助萬一。令無足取者，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。

竊觀於《書》，其在《堯典》，稱堯之德曰：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。」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，而章之以爵賞，使百官莫不昭明者，此人主之事也；其在《說命》曰：「惟說式克欽承，旁招俊乂，列於庶位。」則承人主之志，廣引人材，進諸朝廷者，此宰相之事也；其在《冏命》，「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」，其戒之曰：「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便僻側媚，其惟吉士。」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，此諸司長官之事也。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，所以周天下之務，蓋先王之成法也。

故陸贄相唐，陳致理之具，以謂百司之長。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，請委宰臣敘擬以聞。其餘台省屬僚，請委長官選擇，指陳材實，終身保任。其以舉授之由，各載除書之內。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，失實則有奪奉贖金黜免之罰。非特搜揚下位而已，亦以閱試大官。其所取之士，既責行能，亦計資望，此贄之大指也。贄於經畫之材，近世未見其比。其在相位，所陳先務如此。質之於古，實應先王之法，施之後世，可以推行，誠古今之通議也。

陛下隆至道，開大明，配天地，立人極，循名定位，以董正治官，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。創製之始，新命之官，任之以彌綸眾職，所係尤重。其所更革，著於甲令，或差若毫髮，四方受其敝；或誤於須臾，累歲不能救。則於選用之體，尤不可假非其人。且台省長官，僕射、尚書、左右丞、侍郎、御史、中丞，皆國之重任，陛下所選擇而授。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，郎、員外郎凡二十四司，用吏幾百員，其餘屬佐，尚不在數中。若使本司長貳之官，自郎以下，員有未備，皆舉二人以聞，以陛下之明，其於群臣材分，無不周知。取其所舉，擇用其一，其於書之於籍，以為內外之官。選用之備，庶幾為官得人，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。

且本朝著例，御史、中丞、知雜至於省府之長，固得自舉其屬，而館閣、監司、牧守之官，亦嘗屢詔近位，皆得薦用所知，名臣偉人，往往由此而出。則推而廣之，求於故事，實有已試之效。其所薦之士，采用其一，其餘書之於籍，以備選擇。猶舊闕御史一員，聽舉二人，其一不中選者，亦以次甄進，則稽諸累朝，亦故事也。

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，采陸贄台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，推本朝已試之法，使先王之跡，自陛下追而踐之。如此，則任眾之道隆，進賢之路廣。疏遠之士，懷材者皆得彙征；要近之臣，獎善者皆得自達。以陛下之臨照，誰敢不應之以公；以陛下之考核，誰敢不赴之以實。既得其人，授之以位，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，分別淑慝，以執中主要，信行其賞罰。如此，則允厘百工，庶績咸熙，可無為而致堯之「平章百姓，百姓昭明」，如是而也。如臣之說為可采者，其推行之法，陸贄所陳，惟陛下察其疏密，詳加損益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

臣聞三代之道，鄉里有學。士之秀者，自鄉升諸司徒，自司徒升諸學。大樂正論其秀者，升諸司馬。司馬論其賢者，以告於王。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祿之。論定然後官之者，鄭康成云：謂使試守。任官然後爵之者，蓋試守而能任其官，然後命之以位也。其取士之詳如此。然此特於王畿之內，論其鄉之秀士耳。故在《周禮》，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。至於諸侯貢士，則有適、再適、三適之賞，黜爵削地之罰。而其法之詳，莫得而考。此三代之事也。

漢興，采董生之議，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。其後，又以口為率，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，自一歲至三歲，自六人至一人，察舉各有差。至用丞相公孫弘、太常孔臧議，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。郡國縣官有好文學、孝悌謹順、出入無悖者所聞，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。二千石謹察可者，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。一歲皆課試，通一藝以上，補文學掌故缺。其高第可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即有秀才異等，輒以名聞。又請以治禮掌故，比二百石及百石吏，選擇為左右內史、大行下郡太守卒史，皆各二人，邊郡一人，不足，擇掌故以補。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，補郡屬備員。其郡國貢士、太常試選之法詳矣。此漢之事也。

今陛下隆至德，昭大道，參天地，本人倫，興學崇化，以風天下，唐虞用心，何以加此？然患今之學校，非先王教養之法；今之科舉，非先王選士之制。聖意卓然，自三代以後，當途之君，未有能及此者也。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，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，揆今之宜，理可參用。今州郡京師有學，同於三代，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，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，課無用之空文，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！誠令州縣有好文學、厲名節、孝悌謹順、出入學悖者所聞，令佐升諸州學，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。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，太學一歲，謹察其可者上禮部，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。自州學至禮部，皆

取課試，通一藝以上，禦試與否，取自聖裁。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，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，舊品不卑，宜清其選，更用士人，以應古義。遂取禮部所選之士，中第或高第者，以次使試守，滿再歲或三歲，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。即有秀才異等，皆以名聞，不拘此制。如此者謂之特舉。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，使之通一藝以上者，非獨采用漢制而已。《周禮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，而賓興之，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。

如臣之議為可取者，其教養選用之意，願降明詔以諭之。得人失士之效，當信賞罰以厲之。以陛下之所向，孰敢不虔於奉承？以陛下之至明，孰敢不公於考擇？行之以漸，循之以久，如是而俗化不美，人材不盛，官守不修，政事不舉者，未之聞也。其舊制科舉，以習者既久，難一日廢之，請且如故事。惟貢舉疏數，一以特舉為準，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敘，皆出特舉之下。至夫教化已洽、風俗既成之後，則一切罷之。如聖意以謂可行，其立法彌綸之詳，願詔有司而定議焉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劄子

臣聞古者兵出於農，故三時耕稼，一時閱武。其於四時搜田，則又率之從事。然則農之用力於兵，以少言之，歲當兩月。計其大概，則今之專力之兵一，當古之兼農之兵六。先王之制，天子六軍，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，軍萬二千五百人，其餘夫以為羨卒。周有天下，諸侯之國千有八百，以中數率之，通有兵二萬五千，為兵四千五百萬，而羨卒未在其數。以今之兵一當其六，今有兵百萬，為八十倍少於古。以跡言之，其專力、兼農之勢固異；以多少言之，其用人之力，費人之財，今可謂省矣。古者兵出於農，故干戈、車乘、馬牛亦皆取具，而國無預焉；今兵出於國，故干戈、車乘、馬牛亦皆取具，而民無預焉。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。秦既開阡陌，而亦兵出於民。其干戈屢動，則至於發閭左之戍。魏漢而下，亦皆以民為兵，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。至於後周、隋、唐修列府衛，而兵復近古。天寶以後，廣騎立，而募兵之法行。自是之後，綱紀失序，天子之勢屈屈方鎮之兵，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。至其甚也，將之廢置出於兵。至於五代，而國之廢置出於兵。兵之禍天下，未有甚於此也。

宋興，撥亂世反之正。太祖外削藩服，而歸之軌道；內操師旅，而束以法制。天下之惡子，非鰍之以刑，而自列於行伍；非驅之以暴，而自就於繩墨。以鎮城邑，以戍疆場。非獨為朝廷之用，其於天下之良民，得以樂職而安業者，實賴其力。況又其費少於古，其便多於民，近世以來，制兵之善，未有及此者也。陛下出眾慮之表，起百職之廢，其

於常武，尤屬聖心。今連營之士，訓練精銳；武庫之兵，繕治工巧，殆古所未有。

臣誠不自揆，計今之事，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，東南之備當益戍兵，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、守四方、不世出之大志。何以言之？昔太祖之世，其捍北狄，則用李漢超於關南、馬仁瑀於瀛州、韓令坤於常山、賀惟忠於易州、何繼筠於棣州；其禦太原，則用郭進於西山、李謙溥於隰州、李繼勳於昭義；其備西戎，則用姚內斌於慶州、董遵誨於環州、王彥升於原州、馮繼業於靈州。大抵如內斌、遵誨之兵，率不過五六千人，皆責之以自守其地。今士之精銳，兵之工巧，無以復加矣，在乎得人，屬之統督之寄而已。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，付之一州一路，任之以戰守之責，陛下明考核、信賞罰，以馭之而已。以此制勝，而何求而不得也？

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，為千乘之國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。今州小者，非特百里而已。士徒之眾，雖不必盡如古制，然今東南之隅，地方萬里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、溪洞林麓深僻之虞，而此諸路之兵，各不過數千人而已。其於防邏，常患不足。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，理必乏人。向者邕州之不守，蓋患於救援之不繼。至於廖恩之鼠竊，而能稽誅於時月者，蓋由追討之兵不足。恩已自歸，而所遣北兵，猶在道路。則東南之寡弱，蓋可知也。以陛下之明，綱理天下，無所不備。其於東南之兵，計今之宜，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，然稍增兵屯，使緩急足用，以銷奸萌，除患於未然，亦治體之所宜及。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。區區憂國之心，惟陛下之所裁擇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議經費劄子

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，使有九年之蓄。而製國有用者，必於歲杪，蓋量入而為出。國之所不可儉者，祭祀也。然不過用數之仂，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。蓋用之有節，則天下雖貧，其富易致也。漢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常屈矣，文帝、太宗能用財有節，故公私有餘，所謂天下雖貧，其富易致也。用之無節，則天下雖富，其貧亦易致也。漢唐之盛時，天下之用常裕矣，武帝、明皇不能節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，所謂天下雖富，其貧亦易致也。

宋興，承五代之敝，六聖相繼，與民休息，故生齒既庶，而財用有餘。且以景德、皇祐、治平校之：景德戶七百三十萬，墾田一百七十萬頃；皇祐戶一千九十萬，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；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，墾田四百三十萬頃。天下歲入，皇祐、治平皆一億萬

以上，歲費亦一億萬以上。景德官一萬餘員，皇祐二萬餘員，治平並幕職，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，總二萬四千員。景德郊費六百萬，皇祐一千二百萬，治平一千三百萬。以二者校之，官之眾一倍於景德，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。官之數不同如此，則皇祐、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。郊之費不同如此，則皇祐、治平用財之端，多於景德也。誠詔有司按尋載籍，而講求其故，使官之數、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，郊之費、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。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，可損者損之。使天下之入，如皇祐、治平之盛，而天下之用、官之數、郊之費皆同於景德，二者所省者蓋半矣。則又以類而推之。天下之費，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，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，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。如是而力行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，所省者十之一，則歲有餘財一萬萬。馴致不已，至於所省者十之三，則歲有餘財三萬萬。以三十年之通計之，當有餘財九億萬，可以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國家之富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之蓄者，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，蓋約而言之也。

今臣之所陳，亦約而言之。今其數不能盡同，然要其大致，必不遠也。前世於雕敝之時，猶能易貧而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勢，用財有節，其所省者一，則吾之一也，其所省者二，則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難，吾之所易，可不論而知也。

伏惟陛下衝靜質約，天性自然。乘輿器服，尚方所造，未嘗用一奇巧。嬪嬙左右，掖廷之間，位號多闕。躬履節儉，為天下先。所以憂憫元元，更張庶事之意，誠至惻怛，格於上下。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，又非陛下之所難也。臣誠不自揆，敢獻其區區之愚，惟陛下裁擇，取進止。〈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。〉

請減五路城堡劄子

臣嘗議今之兵，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，東南之備在益戍兵。臣之妄意，蓋謂西北之兵已多，東南之兵不足也。待罪三班，修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，因得考於載籍。蓋秦鳳、鄜延、涇原、環慶、并代五路，嘉祐之間，城堡一百一十有二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，元豐二年二百七十有四。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，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。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。雖故有之城，始籍在於三班者，或在此數，然以再倍言之，新立之城固多矣。

夫將之於兵，猶弈之於棋。善弈者置棋雖疏，取數必多，得其要而已。故敵雖萬變，途雖百出，而形勢足以相援，攻守足以相赴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應者又合其變，故用力少而得籌多也。不善弈者，置棋雖密，取數必寡，不得其要而已。故敵有他

變，途有他出，而形勢不得相援，攻守不能相赴，所保者非必其地也。非特如此，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。守邊之臣，知其要者，所保者必其地，故立城不多，則兵不分，兵不分，則用士少，所應者又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少而得筭多，猶之善弈也。不得其要者，所保非必其地，故立城必多，立城多，則兵分，兵分則用士眾，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，故用力多而得筭少，猶之不善弈也。

昔張仁願度河築三受降城，相去各四百餘里，首尾相應，由是朔方以安，減鎮兵數萬。此則能得其要，立城雖疏，所保者必其地也。仁願之建三城，皆不為守備，曰：「寇至當並力出戰，回顧望城，猶須斬之，何用守備？」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，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。

今五路新立之城，十數歲中，至於再倍，則兵安得不分？士安得不眾？殆疆場之吏，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。以弈棋況之，則立城不必多。臣言不為無據也。以他路況之，則北邊之備胡，以遵誓約之故，數十年間，不增一城一堡，而不患戍守之不足，則立城不必多，又已事之明驗也。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，故謂西北之兵已多，而殆恐守邊之臣，未有稱其任者也。今守邊之臣，遇陛下之明，常受成筭以從事，又不敢不奉法令，幸可備驅策。然出萬全之畫，常諉於上，人臣之於職，苟簡而已，固非體理之所當然。況由其所保者未得其要，所應者未合其變，顧使西北之兵獨多，而東南不足。在陛下之時，方欲事無不當其理，官無不稱其任，則因其舊而不變，必非聖意之所取也。夫公選天下之材，而屬之以三軍之任，以陛下之明，聖慮之緒餘，足以周此。臣曆觀世主，知人善任使，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。故能撥唐季、五代數百年之亂，使天下大定，四夷軌道，可謂千歲以來不世出之盛美，非常材之君、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。以陛下之聰明睿聖，有非常之大略，同符太祖。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，莫如大祖；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，莫如陛下。臣誠不自揆，得太祖任將之一二，竊嘗見於斯文，敢繕寫以獻。萬分之一，或有以上當天心，使西北守邊之臣，用眾少而得筭多，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，有助聖慮之纖芥，以終臣前日之議，惟陛下之所裁擇。〈《任將》篇見《本朝政要策》。〉

貼黃：五路城堡，據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數目如此。竊恐係舊來城堡，自來屬樞密院差遣，後來逐度方降到窠名，係三班院差人，所以逐度數目加多。若雖是舊來城堡，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，亦是立城太多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